

經濟叢書

計劃經濟與
非計劃經濟

吳均著

王世憲譯

計劃經濟與非計劃經濟

第一章 非計劃經濟之性質

一 導言

人們向來取笑社會主義者，說他們無論答覆任何問題，或是應付任何批評，總是要提到廢除資本主義制度這句話。但是若加以追究，他們時常不能用十分確定的詞句，來解釋這句話是什麼一個意思。資本主義制度，所以造成資本家的要素是什麼而解除這些要素時，纔能把資本主義制度廢除，纔能表示我們並非徒然在資本主義的演進途中，作進一步之進展，這些都不是他們所能解釋。同樣的，人們對於社會主義者，對於社會主義含義的模糊，也時常加以攻擊。據社會主義者的意思，若以社會主義來代替現實的社會，一定可以得到許多愉快的結果。好像一個啓示者一樣，很肯定的表示，自今以後，不會再有所增加了！人們還攻擊社會主義者，說他們要想在他們聽衆的腦海中，裝滿社會主義的理想，希望其明瞭的程度，可以同在他們自己腦海中一樣。

本書主要的目的，是要將今日世界上正在實驗中的社會主義，與英、美、德人民所生活下的經濟制度，作一比

較；並且要注意到將來這兩個經濟制度，所要發生的關係，所以在開始的時候，至少要花一部分的功夫，來準備應付人們對於社會主義者的幾個攻擊。換句話說；我們要想比較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，或是比較計劃經濟與非計劃經濟，我們必須先要完全了解，每個名詞的準確意思是什麼。

但是我們的比較，僅限於他們主要不同之點。我們不要忘記，所謂資本主義，是過去的資本主義，和今後的資本主義，一樣的。而在蘇俄所謂的社會主義，或共產主義，那是具有隨時準備加以變更的特性的。今天通過一條法律，明天可以通過另一條，與之完全相反。我們現在所討論的，不是一個靜止的宇宙；並且這個宇宙，是沒有一個地方，能完全與他本身相一致的，或者能與他自己的原則相一致的。我們開頭所先要明瞭的；是這些原則的本身，而不是這些原則在應用上一致不一致的問題。應用的問題，可以留在以後討論。我們目前應當將宇宙內比較永久的，與比較普遍的原則，同比較暫時的與比較特殊的原則，劃分清楚。我們做了這一部分工作之後，纔可以認識比較的這個字的重要。世界上並沒有至終不變的東西，我們目前所作的比較，認為最基本的，也許在將來看來，是辨別不清的。目前有許多共產主義的青年，正在爲了這個比較，興奮着；同時也有許多他們的敵人，正在很切實的準備着流血。我們把這兩個勢不兩立的經濟制度，按放在相反的地位上劃分爲南北兩極。此後我們就要隨時準備留意在這個地球上，要發生各種激烈的或和緩的可能的變化。這個變化，到了最後，也許要將我們現在所小心繪製的地圖毀了。關於這種種可能的變化，將於此書以下各章述及。我們目前的第一要務，是要先把這個圖製好，這是我們要討論到將來各種驚人變化的主要初步工作。

很僥倖的，自從近幾年，蘇維埃的俄國出現以來，這個初步的工作，比較容易了！社會主義者，現在不能再有所藉口，說他們不能解釋社會主義，及資本主義這兩個名詞的意思。蘇俄已經產生了一個大家所公認爲，無論如何不是資本主義的東西。社會主義者不必再替他們的理想世界，建造空中樓閣了！自然這並不是說，一定要把某種社會主義的理想，來和現在蘇俄的實際狀況來證合，事實上還差得遠。但是整個的問題，爲之簡單化不少。要解釋一個社會主義的理想，不但可以有一個相反的實例相比較，並且可以有二個相反的實例相比較。過去的社會主義者，欣然具有喜色的說，在我們世界內，並沒有所謂貧苦、失業、以及貪利之徒、浪費財物的情事，這些現象，都應當變更。但是反對社會主義者，要答應他說，這些事情，可以實現麼？兩個人辯論結果，總要談到人類本性，是否有變更的可能性的死路上去。到了今日，這個辯論，至少可以由兩方共同進一步發問：（假使他們都是要尋求各人理論的真理，並不是要亂意氣，證明他們自己的主張。）在蘇俄還有這許多不良的現象嗎？這個問題的答案，可以是正面的，可以是反面的。假使是正面的，社會主義者一定要再想一想，並且要想法子去追究到底蘇俄所試驗的經濟制度，是否已經達到他們在創始這個制度的時候，社會主義者對於他們所預期的結果。或者蘇俄這套制度，簡直完全不是社會主義者所預想的制度，乃是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制度。在這時候，社會主義者一定要想法子找出蘇俄的制度，與他們自己的藍本，有何不同的地方。或者社會主義者，以爲在蘇俄人民手裏所感棘手的這套制度，假使在德國人，或美國人管理之下，一定可以順利進行的。假使答案是反面的，那麼這兩個辨論者，一定要尋求蘇俄的制度，和西方的制度，到底有何不同的地方，而能引起此種美果。資本主義的擁護者，一定要私自暗想，他們

是否可以只抄襲共產主義之某方面，而仍然能够保存他們所知的世界中他們所愛護的老原則，使其本質上不變其舊有的面目。

人們往往好在經驗的境界裏，尋求例證，以稱合其一己的主張，以尋求其因果之關係。比方說；我們很喜歡的認為十一月選舉以後，失業情況之所以改善，乃是由於政府的改組，其實在事實上，這不過是聖誕節大家爭購禮物的一種季節影響。這種援引例證的智巧，固然有他的弱點，並不是一種完滿的辦法，並不能避免他的危險，但是總比沒有事實，可以援照好些。過去社會主義者，與個人主義者所作的辯論，即使是用科學的精神來伸說，總是免不了陷於走不通的路上去。因為在個人主義者方面，其所引的證據，都是根據經驗，而社會主義者，都是根據理想。

二 價格如何決定貨物之分配

有了上面這一段小引，我們可以從事尋求，目下這兩種相反的經濟機構的主要特徵何在。這一章所討論的，僅限於非共產的，與非計劃經濟制度的機構。關於蘇俄的，與有計劃的經濟制度的機構，留在下一章討論。要注意的一點，就是目下我們所要討論的，僅限於經濟的機構，只限於推動工業機輪週轉的那個機構。（economic mechanism）。無論其為何種機構，他的機能，是像蘇俄的計劃委員會那樣，可以為蘇俄人民決定一切。明顯一點說，就是像一年要製幾雙鞋，要出幾噸煤，你我的工資是多少，何處應當開設新工廠，何處應當開闢新道路，等等問題，都在他決定範圍之內。在一個非計劃的機構之下，這種問題，應如何整個決定，固然無人專負其責，但是其需

要有一種方法去決定，還是一樣的。

事實是這樣子的，在非計劃經濟制度之下，居中決定一切的，是價格。或者更明顯一點說，是價格的變動。這一點，恐怕是任何經濟學者所知道的，就是對於這問題，無甚研究的人，大概也略知一二。但是這個價格的機構，到底如何發生作用，他對於非計劃經濟，是有如何絕對的重要，恐怕不是一般人所深知的。

價格變更的第一個主要機能，是在調劑有限的供給。世界上的東西，還很少能有充分的供給量，使人人都能無限制的使用，還不能像在威廉莫利斯 (Wm. Morris) 的 News From Nowhere 故事裏邊，所講到的那樣：有一個人，走到一個舖子裏去買香煙，煙斗使他覺得驚訝，那裏並無所謂購買這件事。他僅僅說他所要的東西，香煙和煙斗，就應他的要求，是他的了。這種世界仍是如莫利斯 (Morris) 所說的，尙在不知何處之中。這種世界，不能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實現，並不能在蘇俄實現。蘇俄在革命後無貨幣的會計 (moneyless accounting) 時代，曾經有過與這個相類似的試驗，結果形成一團糟的現象。

蘇俄固然並沒有完全放棄，能達到有充分供給量的夢想，但是他們承認，在供給量仍有缺乏性的時期中，一定需要一種可以調劑，或是分配供給量的制度存在着。所以他們同我們一樣，凡不具有特殊引誘性，能使人們作過分要求，或是個人的過分消費，不至於引起過分浪費的東西，纔讓人盡量的享受。例如平時家庭裏永久的消費及道路上的路燈使用等等。除這些東西以外，調劑分配的制度，是必需的。我們知道，任其近代的工業，存有多麼大潛在的生產能力，還沒有發展，但是供給量的缺乏，不能容許人人都能無限制的去使用生產產品的現象，總結存在着。

的。我們固然承認假使我們的經濟制度，能有充分的發展，一切東西，可以達到消費者手裏的數量，一定比現在為多。但是我們懷疑，縱使所有失業者，都有了工作，所有科學上發現的技術，都盡量的利用，我們在二三年之內，除倍增現在貨物的出產量之外，還能有何種別的貢獻。

僅僅倍增產量，是無用的。假使要把這些東西分給人家，一定不够分配，我們非但不能將其分與消費者，且亦不願。單以英國職業階級一份子的生活程度，同一個替職業階級份子，造房子，掘花園的工人的生活程度相比較，就知道假使我們大家都有了不必花錢，可以得到任何東西的機會，僅僅倍增消費物的產量，已是沒有用處的。而況這班職業份子在實業家銀行家眼裏還是窮得可憐呢！換句話說，欲供給量與慾望的關係中能無缺乏的情形，恐怕還要等很久纔能實現，所以在我們在預期中所要實現的經濟制度裏，調劑或分配供給量的制度，還是占一個主要的部分。

價格調劑供給量的作用，是非常簡單的，在價格增高的時候，消費為之減退，無力付價的人，就無力實行購買，或者只好減少他本來所要購買的數量。在價格降落的時候，市場上增加了一批新的消費者，舊的消費者，心裏認為現在是我們可以多買一些這個，多買一些那個的機會了；這種價格高低的操縱，供給量隨之而大小，在理論上很可以使社會的人們，按着這種變動，永遠能如他們的願望，向舖子裏去買他們所要買的東西，並付以相當價格。同時在實際上也差不多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。在資本主義社會裏，我們很少發現無論我們出多少價錢，而買不到我們所要買的東西。在成千成百的貨物中，無論是一磅糖，或是一雙鞋，總可以擔保凡是你所需要的，馬上就可

以爲你預備好。但是這不過是表明價格的機構，如何可以很有效的避免需要超過供給，價格機構調劑供給量的機能，實際的情形，是可以與理想的想像有發生差不多同樣的效力。

但是從與這個相反的一方面看來，這個制度的成功，沒有這樣大。我們目前就隨時發現舖子裏所存的貨物，其數量多過人們在目下所定的價格下所能購買的數量。所以商人費了許多時間、金錢、和精神，去引誘人們去購買人們不大願意花這許多價錢，去購買的東西。還有許多東西，是人們雖然受盡兜攬者的花言巧語，同奪目廣告的引誘，也還是不願意出價去買的。但是推究他們所以用兜攬的方法，其唯一原因，乃是因爲在賣者方面，不願意用太低的價格，去引誘人們。因爲他們的利潤，根本就沒有了。並且有時候，他們簡直還要虧本出售，他們不願意再增加他們的損失了。其所以發生這種混亂現象的原因，容在以後各章詳述，目前我們姑且把他當作現存的狀況看待。

在這種狀況之下，假使存有貨物的人，願意以極廉價格，把貨物出售。到最後沒辦法的時候，就是得不到一個小錢，他也願意出售。在那個時候，假使他所存的貨物，是有用的，他一定可以把貨物全部售清。在每次價格降低的時候，都有新的購買者發現，這完全是一個價格問題。自然有幾種貨物，在價格降低的時候，其需要量的膨脹，比別的貨物，擴張得快，同時人們所欲購的東西，自然也並不是完全相同。但是阻止一般消費者，不去購買賣者所急要賣的東西，乃是價格在那裏阻止着，並且價格是唯一的阻力。這點我們很難尋出一個例外。這種不好的現象，所以發生，不是因爲價格調劑制度本身，失了效力，乃是因爲我們不能夠，並且也不願意，讓這個制度，有自由統制的力

量。這兩點的分別，應用在目前實際情形上面，似乎不過是一種字面上的分別而已，其實在理論上，是很占重要的。對於我們以後的討論，有許多幫助的地方。價格增高的時候，貧窮的消費者，一定感覺缺乏之苦；價格低落的時候，現存的貨物，一定可以有新的脫售方法。不過這種現象的發生，要有一個條件，就是社會上，永遠不要用任何法子去阻止價格作極端的變動。我們要記得，任何東西，並沒有絕對的需要性，很危險的，現在有許多人們，卻把這點忘記了。在甲種價格之下，有甲種的需要；在乙種價格之下，有乙種的需要。價格高，需要小，價格低，需要大。

這樣子下去，年復一年，價格機構，很可以把貨物分配得很好，平衡了需要和供給的關係。目前世界經濟，所以發生走不通的現象，乃是表現價格的機能，運用得太不得力了！但是我們要知道，這種不得力的現象，程度上固然是特別深，不過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，並不只有這一次。目前走不通的現象，還只能算是一個相對的失敗，乃是表示世界上為消費者的需要而生產的東西，其中有百分之幾，沒有法子分配給消費者。這個百分數，自然很大，但是這種失敗，仍然是一種例外，並不是一個定例。假使沒有價格的力量存在着，恐怕事態之壞，有甚於今日生存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下的人，所能忍受的。

所以處現在情勢之下，我們要注意的一點，就是所謂價格的機構，可以把貨物分配得很有效，與所謂價格機構，可以把貨物分配很正當，這兩種說法，是完全不同的。進行得很順利，是一件事；進行得很正當，又是一件事。普通一般人，把兩者混為一談，並沒有什麼好處，徒足以造成一種阻力，使兩者得以並存的好現象，不能產生。我認為假使有一個人，盲目的向雞場裏擲進一把食料，這種分配法，既非有效，亦非正當，其結果將要受捷足先登，與強權即

公理兩個原則的支配。那些雞子爲要爭先搶奪一粒穀子，一定要費了許多力量，來往互相爭鬪。一個有經驗的養雞家，一定要在喂雞以前，把雞都聚在一起，其強大敏捷者，給他多一點。這雖然不能算是一種正當的分配，但是總比較的有效些。自然養雞的人，也可以顛倒次序，先喂其弱者，而讓其強者餓着，這也不失爲一種有效的分配方法。不過這也不能算是一種正當的辦法。關於正當的分配方法問題，這裏暫且不談。

三 價格如何決定產物之種類與數量

我們現在所討論的，僅限於用價格機構，來調劑我們普通所認爲，在舖子裏出賣的貨物供給量。自然這並不是價格機構所能調劑的唯一東西。土地和房屋，以及其他比較有永久性的東西，要付租錢，其作用是一樣的。在繁華的區域，可以用以住家的地方，總比較人們所需要的少些，於是租錢增高。凡是能夠付得起那些租錢的人，纔能享受那個供給量。凡是不能夠或是不願意出那些租錢的人，自然就不能列於這部分消費者範圍之內。同樣的，假使地主，或是房東，過於擡高他們的估價，他們也就很難的找到房客。這也是因租錢上下的力量，（就是價格）使供給與需要終歸於平衡。

提到這一種價格調劑的機能，我們發現價格的變動，還有一種更重要的作用，並不僅僅能夠按着消費者的慾望，與能力，對於各種貨物，予以分配。因爲像地產、房屋這類東西，在房客或購置產業的人，與房主或地主接洽，購買的時候，各種不同的人，有各種不同的方法，去利用他們所購買的產業。一塊地可以用以建築電影院、房屋、禮拜

堂、學校、工廠。假使唯有一個電影院的經理，纔能够出地主所定的租金租那塊地，那麼那種租金之規定，已不止是將那塊地分配給他個人應用，同時也就是間接的擴張了電影業的供給量。換句話說，本來在那個地方，可以增加一排房子，或是一個禮拜堂，或是一個學校，或是一個工廠，現在增加了一個新的電影院。

換句話說，價格機構的第二個作用，乃是決定將要生產什麼。價格的變動，可以調劑已經生產出來的貨物的供給量，同時還可以決定某種供給量應當不應當生產，在什麼時候，某種貨物的生產，應當停止。在蘇俄，他們的政府，決定在某一年內，應當紡織若干碼的棉布，他們就在五年計劃的某一頁上，將這個好議決案，加以公佈。在英國，就沒有這種的決定，不過英國的棉布，乃至於其他貨物，也是要到某種數量，而停止其生產的。這個數量的數目字，是從價格變動的結果裏表現出來。比方說，我們所以增加靴的產量，而減少煤的產量，其樞紐乃是在乎價格的變動，表示在那種價格變動之下，這些貨物，纔可以製造，纔能出售。我們的理論，認為假使某種貨物的需要增加，那麼消費者對於那種貨物所願意付的價格，一定是靠得住的，或者還有增高的希望。同時價格的變動，還可以引起生產那件貨物的生產者的注意，於是新的供給量，一定就要應着新的需要，而增加。同樣的，假使在某種價格之下，生產者認為再增加一小片的供給量，也是不值得的，那時候，那件貨物的生產，一定要停止了。一九三二年，英國煤的出產量，為何只達到二〇一，四七三，二九九噸，而不達到二〇一，四七三，三〇〇噸，或者二〇一，四七三，二九八噸，乃是因為從實際情形，與推測的理想兩方面，按着煤的出產量，與煤的買價的變動看來，二〇一，四七三，二九九噸，是有利的，二〇一，四七三，三〇〇，是不會有利的。其他各種工業的終止點，都是按同種的力

量，而決定。同時其他各種工業的出產量，也是受同種原則的支配。比方說，在大戰時候，我們所有的工業，此起彼繼，全部開工；在目前的時候，我們所有工業，都因生產過剩而停止，與停機。這兩種現象，都是受同一個原則的支配，這個原則，並不受那種意義含糊，所謂「有利的生產」或「引人注意價格」的口頭語的影響。現在我們只須承認在價格引人去注意的時候，那個價格，一定是可以注意的。換句話說，在價格刺激人們，去經營某種事業，或去生產某種貨物，或使人能有所經營，或者所生產的時候，那個價格，一定是可以注意的。

四 工資價格對於勞工分配之影響

我們現在討論一些，關於價格決定生產的種類，和生產的數量以後，所發生的幾種結果。其中最要緊的，就是價格有決定，我們應當從事何種職業的力量。因為要成就一件事物，必先有人願意去做那件事，並且要有人能夠去做那件事。但是在我們經濟制度之下，醫生、縫衣匠、礦工、護士、女招待等供給量，是否已經够用，或者是否太多，也同這些人所生產的事和物的供給量一樣，兩者都不見得預先有一個整個的計劃。我們只是覺得隨時都有一定數目的人，去從事這些職業，去尋求這些職業，這裏邊有一問題在，就是我們如何能夠使這個數目，正好那麼多，也不過多，也不過少。

很明顯的答案，就是我們都知道，我們每一個人，都是一樣的，都是由於命運，（好的壞的）機會、遺傳、能力，以及其他一切不能計算的社會力量，共同造成的。但是假使人之所以爲人，僅僅是如此，並沒有任何別的力量，使得

人們向某種事業去努力，所謂沒有一種合理的制度，在那裏支配着，那麼資本主義社會的混亂，恐怕老早就比現在還利害了。同時在各種職業工作人員的供給量，與各種職業對於這些人工作的需要中，恐怕也不會有任何關係了。但是在事實上，任何企業，在任何時候，雖然都發現工人供給與需要，不能平衡，並且在某種時期內，工人失業的現象，還覺得特別利害，可是成功的現象，仍然比失敗的現象普通些。所謂成功，是指一個僱主，可以如其願，找到許多工人，一個僱傭也可以找到僱主去僱他。並且我們於此要特別注意的，就是這種成功的程度，在人們職業有極大變動的時候，特別顯著。不過人們在職業變動的時候，同時人們的消費，也不須要有同樣的變動，或是準備發售的貨物的性質，也要變動。

五十年以前，從事製造無線電機件，或是汽車零件的工人很少，從事於工業化學的人更少，僅是耕地的工人比較多，可是到了現在，不知怎麼的，前者忽然增長，而後者竟是消滅。

形成這種變動的唯一機構，又是價格的變動。興盛的企業，用改善報酬的法子，來吸引一批新的工人，使他們的收入，可以比他們在原来的企業裏，所能得到的多，於是這批新的工人，在發現他們，或是他們的兒女，可以在別的企業，得到較多收入的時候，就自然放棄了他們原來衰落的工業。所以事實上各種工人的分配，就是以付給各種工人的價格比率的變動，為依據。不過在這裏所謂工人價格的含意，是廣義的，不只包含各種職工所得的工資而已。因為凡是一種職業，其吸引工人的力量，或大或小，除工資以外，還要許多別的要素，要顧到的。如工作的性質，工作的時間，位置的保障，以及其他一切。假使我們明瞭了工人價格廣義的含意，我們就可以很正確的說，在一個

非計劃受價格支配的經濟社會中，工人的價格，是支配工人分配的工具。

從這句結論，我們附帶的得到一個很重要的推論。就是說，我們應當把工資或者薪金，或是其他合法的收入，當作兩件事看待。第一：工資是一個人，做了某件事後，所得的報酬，假使是一種不勞而獲所得的報酬，那麼就是某件事他允許別人去做的。第二：工資是一種工具，使人去做某件事，或者允許人去做了某件事。這兩點的區別僅在其着重之點，但是這個不同之點，是很重要的。因為假使我們不顧到第二點，我們的經濟制度，將要崩潰無餘。平常的人，往往把這點忽視了，是很危險的。社會上一般人，除經濟學者以外，凡談工資比率，及所得分配的人，都僅僅顧到工資第一個作用，把他當作報酬看待。我們平常覺得我們的工資不夠，其原因不是因為那個報酬，不夠我們生活上的使用，就是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報酬，比別人少，那個人是我所不欽佩的。我們時常咒罵現社會的不公平，富者少，而貧者多，不做工的人，反而可以得到鉅量的收入。但是假使我們要想剷除這種不公平的現象，我們立刻就注意到工資的另一個意義了。假使根據人道主義來說，於某種生產品需要減退的時候，而把那種生產品的工資增加了，在那種情形之下，不是要發生一方面工作機會減少，而另一方面尋求工作的人，反而增加的險象嗎？假使有一個守財如命的僱主，開設一個工廠，同是一種的工作，他的工人的工資，定得比市面低少百分之二十，你想除在失業狀態嚴重之下，他能找到工人嗎？根據這種種的考慮，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工人分配的背後，是要靠工人比率的力量，在那裏支配着，不過人們時常把這一點忽略了，忘記了，所以除非我們能夠發明別的東西，來代替這個力量，我們就不能不利賴工資，來支配一切。

工資的作用，處現實社會之下，雖然因為受機會分配不均，及社會各種偏見的阻礙，運用得很不靈活，但是其足以支配工人的分配，還是一樣的。我們都知道，我們絕不能僅僅因為經濟上的利益，可以自由的放棄了漁業的生活，去市府音樂隊去做彈琴的工作，我們更不能因為裁判所長 (Lord Chancellor) 每年能得一萬鎊的薪金，做律師的，每年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，我們就放棄茶房的職務，去做律師。工資之不同，多半是受社會上，分為各種社會階級，與經濟階級的影響。某一階級工人價格的變動，僅能影響到某一階級內的各份子，或者僅能影響到與某一階級相接近的階級裏去。但是任其有這種種的限制，工人價格，仍不失為一個唯一的力量，使工人能得到恰當的分配。

換句話說，這些限制，所發生的影響，使得價格經濟制度，不能循着他自己法則去進行。這就是說，按價格經濟制度的原則，價格增高，供給必需增加，價格減低，供給必需減少，現在受這種種限制，不能按着這個原則進行了。我們試想想看，假使這個法則，果然如理想所期望的實現了，那麼這個社會，將變成什麼樣子，這就是說，假使任何工作的工資，都能很有效的支配工人的供給，在某職業工資高的時候，可以很快的吸收進來一批新的工人；在工資減少的時候，連已有的工人都減退了，那麼這個社會，要變成什麼樣子？很明顯的，這種現象，不能實現，除非所有的職業，都可以很自由的，讓任何男女人們來擔任，任何專門技術的訓練，都可以不必有任何花費的，可以學到。但是我們還要想想看，假使目前所有限制價格自由支配工人分配的阻力，果然能夠如以上這個辦法，消除了，那麼在目前經濟制度中，工人的分配，一定要從頭到底的，發生一個大變動，工資高的，減低了，工資低的，增高了。其結果要

產生一個近乎大家平等的社會，至於其不平等的現象，仍然存在，其原因不是因為某種工作的吸引力，超過別種的工作，就是因為某種人不能受某種職業的訓練，或者是受別的種種臨時原因的限制。比如某種工人的分配，因為要適合時代的需要，而必需加以變更，或是因為何種工作是好，何種工作是壞，失了一個共同的標準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很可以認為，假使我們能夠按着資本主義社會各種固有的法則，去運用一切，其理想的結果，是含有大家報酬，可以均等的傾向，但是這種似是而非的結論，與我們目前所討論的問題，似乎沒有多大密切關係，並且這也並不是表示，在經濟組織沒有發現其他變化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達到報酬平等的目的。如其要達到這個目的，一定會引起極大的混亂。工人的供給和需要，無論在任何經濟範圍中，都要大失其均衡。所謂假使價格經濟制度的法則，能夠實現他的理想，我們就可以漸漸的達到報酬的平等的目的，與所謂把報酬均等的法則，介紹到價格經濟制度裏去，是不同的。因為價格經濟制度，並不能循着他自己的原則，去運用一切，所以報酬均等，是很明顯的辦不到的。

所以各種不同的工人的分配，實在是受價格變動的支配，不過在這個支配的方式中，含有許多不可計算的人事的結果。平常還有人認為價格變動，對於工人的影響，還不只如是。若就比較低等的工人來說，報酬之足以支配工人的供給量，並不是就各種職業，予以個別的支配，乃是就所有的職業，予以整個的支配。按照這個理論，他們認為工人的生育率，應當以他的工資的增長為比例，即使這個比例，不能完全實現，至少在已生出來的小孩中，那些小孩，是否能夠長大，要與他的工資的增加，成正比例。不過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這兩個論斷，只能適用於工人階

級，而不能同樣的適用於富人階級。富人優越的收入，爲什麼不因爲富人生育率的較速，而消除。要答覆這個問題，其答案甚爲簡單，同答覆別的問題一樣。因爲研究工人習慣的理論家，並未嘗想到他所研究的對象，也是與他們自己血肉一樣的血與肉。不過無論如何，所謂工人的總供給量，是受工資價格支配的理論，現在已沒有他的地位了！人們並不是按着需要與供給的法則，支配他的生育率，假使人們還要遵守這個法則，擔保他要失敗。因爲工人的新供給量，要想出現於工人的市場，非等到一個小孩，生長到十四歲又九個月之後，不可。可是在那個時候，恐怕工人需要量，已減退了！至於說工人兒童的生育率，同工資的比率，成正比例，這部分理論，似乎有一些理由，不過也不能完全成立。因爲最容易因生活情況的不佳，而致於死亡的，是極小的嬰兒。這個嬰兒生存的力量，是與他的父母收入的增加，相並進的。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工人需要的增加，與工人供給量的增加，兩者之間，還是有一種接不上的現象，還是同前一個理論一樣的，不能成立。總而言之，我們要以爲工人的總供給量，是受工人價格的支配，這個理論，是無意義的。爲實用起見，一個經濟制度，應當把所有工人的總供給量，當作一種理論上的根據看待，並不能由他自己來控制的。

五 價格對於資本使用之影響

現在要談到另外一個理論，這個理論，與上面所談的，有些相同，不過從這個理論裏，我們可以發現價格機構，又應用在另外一種經濟活動上，又在另一方面，支配了一個其他很重要的經濟問題。這就是說價格不但足以影